

中学生文学欣赏

中国文学史
第三辑

第三辑

郁遼夫

新蕾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晓梅

中学生文学欣赏
中国文学专辑
第三辑

*

新华书店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137,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

统一书号：R10213·436 定价：1.50元

◀中学生文学欣赏▶

主编 鲍 昌
李知光

中国文学专辑

主编 金 梅

编者的话

单是准备报考大学中文系的中学同学，单是准备或正在从事文学创作和其它类似工作的人，才需要多读一些文学作品吗？答案当然应该是否定的。

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体到每一个人，是否文明，文明的程度如何，这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综合性的考察，而文学的素质怎样，则是考察的内容之一。

人类的科学文化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两种看似相反对立，实则相辅相成的现象：一方面，学科的分工愈来愈细；另一方面，学科与学科之间，又呈现一种相互交叉和融合的状态。任何一门学科的繁荣与发展，都得依赖于其它学科的诱发与推动。科学与文学，好象相距很远。按照历来的说法，一个靠的是概念的演绎与推理，一个靠形象的思维。但是，近代以来的不少大科学

家，都在用切身的体会证明着：作为文学创作特征之一的形象思维，对科学上的发明与创造，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文学创作也脱离不开科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创作家，如果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情景一无所知，他就难以反映出当今社会的趋向与特点，也不能准确而生动地剖析现代人的生活、工作、思维和心理方式，描绘出他们的思想性格特点。

那么，在文学本身的范围来说，人才如何造就，创作又如何繁荣呢？个人不断地提高文学修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其周围，如果不能形成一种浓重的文学气氛，虽天才横溢，他亦难以生长；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如果缺乏一种广阔深厚的文学环境，虽有良好的愿望、急迫的心情，创作也是很难真正繁荣的。

就是基于以上这些认识，我们编辑了《中学生文学欣赏》丛书，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种专辑。

本辑系中国文学部分，拟以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为主。所谓中国现代文学，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年间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在我们的印象中，关于中国文学，平时大家较为注意的是古代

的和当代的作品，对现代创作，好象有些忽视了。这种现象需要克服。在现代文学中，包含着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而当代文学之得以发展提高，又与现代文学的影响有关。

为了让读者同时欣赏到不同阶段和不同风格的作品，本辑在处理有关原作（主要是中、短篇小说）时，既不按历史顺序，也不以作家为单位分册，而采取一种“多角的”和“大交叉”的编法。每一辑中，选登若干位作家的作品，加以分析介绍。还力争发表一篇具体形象地描叙一位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情景的文学传记，以增加大家阅读的兴趣。

目 录

沉 沦·····	郁 达 夫 (1)
《沉沦》赏析·····	辛宪锡 (49)
林家铺子·····	茅 盾 (56)
《林家铺子》赏析·····	田师善 (113)
狗·····	巴 金 (121)
《狗》赏析·····	赵宝山 (133)
华威先生·····	张天翼 (140)
《华威先生》赏析·····	于明夫 (152)
小城三月·····	萧 红 (160)
《小城三月》赏析·····	刘 敏 (195)
郁达夫传·····	赵南荣 (203)

小资料

中国现代中长篇小说名著选目	金 一 (287)
---------------	-----------

沉 沦

郁 达 夫

一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天气一天一天的清凉起来，他的学校开学之后，已经快半个月了。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

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 Words worth 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

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吠声，悠悠扬扬的传到他的耳膜上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

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

这样的叫了一声，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息索的一响，道旁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的哼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 Ether 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象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象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象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

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的说：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

这样的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象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含了一双清泪，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h,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了这一节之后，他又忽然翻过一张来，脱头脱脑的看到那第三节去。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For old, unhappy, far off things,
And battle long ago;

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Some natural sorrow, loss, or pain,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

这也是他近来的一种习惯，看书的时候，并没有次序的。几百页的大书，更可不必说了，就是几十页的小册子，如爱美生的《自然论》Emerson's "On Nature" 沙罗的《逍遥游》Thoreau's "Excursion" 之类，也没有完完全全从头至尾的读完一遍过。当他起初翻开一册书来看的时候，读了四行五行或一页二页，他每被那一本书感动，恨不得要一口气把那一本书吞下肚子里去的样子，到读了三页四页之后，他又生起一种怜惜的心来，他心里似乎说：

“象这样的奇书，不应该一口气就把它念

完，要留着细细儿的咀嚼才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后，我的热望也就不得不消灭，那时候我就没有好望，没有梦想了，怎么使得呢？”

他的脑里虽然有这样的想头，其实他的心里早有一些儿厌倦起来，到了这时候，他总把那本书收过一边，不再看下去。过几天或者过几个钟头之后，他又用了满腔的热忱，同初读那一本书的时候一样的，去读另外的书去；几日前或者几点钟前那样的感动他的那一本书，就不得不被他遗忘了。

放大了声音把渭迟渥斯的那两节诗读了一遍之后，他忽然想把这一首诗用中国文翻译出来。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他想想看，“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诗题只有如此的译法。

“你看那个女孩儿，她只有一个人在田里，

你看那边的那个高原的女孩儿，她一个人，冷清清地！

她一边刈稻，一边在那儿唱着不已：

她忽儿停了，忽而又过去了，轻盈体态，风光细腻！

她一个人，刈了，又重新把稻儿捆起，
她唱的山歌，颇有些悲凉的情味：
听呀听呀！这幽谷深深，
全充满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有人能说否，她唱的究竟是什么？
或者她那万千的痴话
是唱的前代的哀歌，
或者是前朝的战事，千兵万马；
或者是些坊间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闲说？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丧苦，自然的悲楚，

这些事虽是过去的回思，将来想亦必有人指诉。”

他一口气译了出来之后，忽又觉得无聊起来，便自嘲自骂的说道：

“这算是什么东西呀，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么？英国诗是英国诗，中国诗是中国诗，又何必译来对去呢！”

这样的说了一句，他不知不觉便微微儿的笑了起来。向四边一看，太阳已经打斜了；大平原

的彼岸，西边的地平线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里，饱受了一天残照，山的周围酝酿成一层朦朦胧胧的岚气，反射出一种紫不紫红不红的颜色来。

他正在那里出神呆看的时候，哼的咳嗽了一声，他的背后忽然来了一个农夫。回头一看，他就把他脸上的笑容装改成了一副忧郁的面色，好象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

二

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

他觉得学校里的教科书，真同嚼蜡一般，毫无半点生趣。天气清朗的时候，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水天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作了Zaratustra，把Zaratustra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他的Megalomania也同他的Hypochondria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他这样的时候，也难怪他不愿意上学校去，去作那同机械一样的工夫去。他竟有连接四

五天不上学校去听讲的时候。

有时候他到学校里去，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象怀了恶意，射在他背脊上的样子。

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看看他的同学看，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心想却同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

好容易下课的钟声响了！先生退去之后，他的同学说笑的说笑，谈天的谈天，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那里作乐；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象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寻欢乐去，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一到了悲愤的时候，他总这样的想的，然而

到了安静之后，他又不得不嘲骂自家说：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

他的同学中的好事者，有时候也有人来向他说笑的，他心里虽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个人谈几句知心的话，然而口中总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远了。

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欢笑的时候，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他，他就一霎时的红起脸来。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红起脸来，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他同他同学中间的距离，一天一天的远背起来。他的同学都以为他是爱孤独的人，所以谁也不敢来近他的身。

有一天放课之后，他挟了书包，回到他的旅馆里来，有三个日本学生和他同路的。将要到他寄寓的旅馆的时候，前面忽然来了两个穿红裙的女学生。在这一区市外的地方，从没有女学生看见的，所以他一看见了这两个女子，呼吸就紧缩起来。他们四个人同那两个女子擦过的时候，他的三个日本人的同学都问她们说：

“你们上哪儿去了？”

那两个女学生就作起娇声来回答说：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三个日本学生都高笑起来，好象是很得意的样子：只有他一个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们讲了话似的，匆匆跑回旅馆里来。进了他自家的房，把书包用力的向席上一丢，他就在席上躺下了。——日本室内都铺的席子，坐也席地而坐，睡也睡在席上的。——他的胸前还在那里乱跳，用了一只手枕着头，一只手按着胸口，他便自嘲自骂的说：

“You coward fellow, you are too coward!

“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后悔？

“既要后悔，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不同她们去讲一句话。

“Oh, coward, coward!”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刚才那两个女学生的眼波来了。

那两双活泼泼的眼睛！

那两只眼睛里，确有惊喜的意思含在里头。然而再仔细想了一想，他又忽然叫起来说：

“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